

大 學 叢 書

教育哲學大綱

增訂本

吳俊升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017448

G 40-02
882.2

大學叢書

教育哲學大綱

增訂本

吳俊升著



S9002487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增訂一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增訂十一版

大學叢書
教育哲學大綱 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二角正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吳 俊 升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臺灣增訂版自序

本書在民國二十四年初印滬版。其後曾經數次複印。抗戰時期在民國三十二年發行渝版於重慶，也曾經幾次重版。勝利復員以後，又於三十七年在滬重版。政府遷臺以後，再複印臺版。迄今臺版已重印至十二版。這一本書亦隨着國運而幾經滄桑，此時覆按，實令人興慨。

本書行世三十七年，雖然前後刊行多版，但是內容除了文字的修正而外，迄無實質的改變。其理由曾如渝版自序所說，並非由於原版已經完善無需改動，而是由於原書原在評述與教育有關的幾個哲學的根本問題，而哲學理論的時間性比較的少，非如科學或歷史著作需要隨時修訂。就哲學的時間來說，它有史以來已經幾千年過去數十年，僅是電光石火之一瞬而已，不能期望它有若何實質的改變。本書行世幾十年，尚未經淘汰，並非內容盡美，實由於哲學本身未有很大的改變。

可是近若干年來，有兩派新興的哲學，逐漸盛行，在哲學與教育方面也發生了相當的影響。這兩派新興哲學便是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和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這兩派哲學異於傳統的哲學。前者拒斥任何哲學的體系；後者則根本否認傳統哲學的內容，在哲學界引起了革命。前者起源並盛行於歐洲，也流傳

於英、美。後者發端於維也納而發展於英國，並流行於美國。此兩派哲學儼然形成現代哲學的主流，對於教育的理論與實施發生了很多影響。我們講教育哲學，而忽略了這兩新興學派，自然是一種缺憾。爲彌補此缺憾，所以對於本書加以增訂。

在進行增訂以前，先經決定對於原書體例和內容不加變更而是在原書兩編而外增加新編。原書體例是根據本書作者所擬的教育哲學的三種可能的研究程序中的第一種程序而定的。（參閱本書第四四頁）這程序是以哲學裡與教育有密切關係的各種主要問題如心靈論、知識論、道德哲學及社會哲學爲綱，以各派哲學對於這些主要問題的解答爲目，然後評述各派哲學的解答在教育上所生的影響。本書作者在中文教育哲學著作中始創此體例。在原書行世幾年以後，美國著名的教育哲學家John Brubacher教授的名著「現代教育哲學」(Modern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也不約而同的取此體例。其後美國教育哲學家的著作還有繼續採此體例的。其中最著的爲Van Cleve Morris教授他的「哲學與美國學校」(Philosophy and the American School)的理論部分即是以本體論、知識論價值論爲綱而以各派哲學的解答爲目而歸結於教育的應用的。這種體例，適宜於說明哲學對於教育的應用。雖然Brubacher在他前書的最近修訂本中已改變體例，他的處理教育哲學頗近於本書所述的三種教育哲學研究程序中的第三種程序，可是我認爲本書原來的體例適於釐清哲學與教育的關係，還是值得保存的。

如嚴格依原書體例，此次增訂，應該將存在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分別納入原書第二編各章。可是因為這兩派哲學本身性質的特殊，不便如此處理。即如邏輯實證主義即是主張取消哲學的內容而僅僅保存其方法的。它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並無解答，並且認為根本不成問題，自難與傳統的哲學學派相提並論了。因為此種考慮，作者便將此兩派哲學專列一編，成為本書的第三編。此編共分兩章，分敘兩派的哲學主張和它們對於教育的涵義和影響。此編體例，却和本書所舉的第二種研究程序相當了。當原書撰寫的時候，如序文所述，本想再依第二種程序分寫各派教育哲學的，現在增訂的新編也可算是一種開始。至於書後參考書要目，也已經增訂，把本書出版以後有關的重要著作列入了。

以上所述，乃是本書增訂的旨趣。最後關於本書的名稱，應該有所說明的。本書內容僅涉及西方教育哲學，中國的教育哲學並未論及，似乎應該稱為「西方教育哲學大綱」。可是作者還是保存原名。因為「教育哲學」這名稱本起於西方，其內容也是專涉西方的，而本書既以「教育哲學」為名，故其內容亦僅涉西方。這和「物理學」的著作只講西方自成體系的物理學一樣。誠然，中國過去雖無教育哲學的名稱，但有很多合於教育哲學性質的理論。如加以論述，應該另寫一部「中國教育哲學」。作者無此學養，深愧未能從事，只得望之於其他專家了。

中華民國建國六十一年春月吳俊升序於香港九龍寄廬

渝版自序

教育哲學大綱自二十三年完稿，二十四年開始印行。到此時複印渝版，忽忽將屆十年了。渝版除了極少處文字的修正而外，在內容上可算完全沒有變更。內容沒有變更的原因，並非是原版已臻完善，無須改動。其原因在於原書的性質原在評述與教育有關的幾個哲學根本問題，以及幾家重要教育哲學學派的主張，而哲學理論的時問性本來比較的少；這十年來本書所評述的各派學說，無論是在哲學本身方面，或是在心理學或社會學方面，雖也時有發展，但其基本立場，並無重要的變更，尚不致影響本書的內容。再環顧教育哲學的著作界，在這過去十年之中，似乎也很沈寂。若干權威的作家，其教育哲學的系統或已完成，或正在哲學系統本身的建立方面繼續努力，在教育理論和實施方面，尚少新的貢獻，可供本書的取材。在若干次要的新興學說方面，細加探究，其根本要點，也都已包括在本書以內。除了最近幾年來在美國方面有所謂新唯實論一派對於教育似有新的主張和見解，未在本書評述之列；但其系統似乎尚未完成，在教育方面的意義也不十分明確，非待相當的發展，尚無論列的可能。所以本書對此，也未加增補而維持了原稿的內容。

此外著者在大戰方酣烽火遍地的今日，複印本書，也不能無所感觸。這次的世界大戰，大家都說乃是思想與

主義的戰爭，極權主義與民治思想的戰爭。我們可以更徹底些說，這乃是兩種不同的教育哲學的戰爭。軸心國和聯合國的過去各以不同的理想教育他們的人民，養成不同的國民性，追求不同的理想，由理想的衝突進而引起行動的衝突，這是此次戰爭的根本原因。戰爭發生以後，兩方各以其經過不同方式訓練而出的人民進行戰爭，以求最後的勝利，現在也正是兩派不同的教育哲學受實際考驗的時期。這兩派教育哲學有什麼不同呢？組略些說：一派重視群體，一派重視個體；一派注重組織與紀律，一派注重個性與自由；一派重視意志的鍛鍊，一派重視智慧的啓發；一派謳歌戰鬥，一派愛好和平。總而言之，這兩派教育哲學正是本書所分析的兩派不同的社會哲學——集體主義（或極權主義）與民治主義（或個人主義）——的反映。現在這兩派的戰爭雖未結束，但是勝負之數已決，勝利終將屬於民治國家的一邊。和上次大戰一樣，民治主義又經過一度的考驗而將獲得再度的勝利。經過這次戰爭以後，世界教育哲學的趨勢如何？我國教育應取如何方針？研究教育哲學者在此時應有預先加以考慮的責任。著者不敢對將來教育思潮的演變作何預言，但可以猜測軸心國家在戰敗以後固將推原禍始，在相當範圍以內，對於他們的教育改弦易轍，即是將來戰勝的民治國家如英美等國也將從此次戰爭取得教訓而對於他們的教育理想作相當的修正。我們要預測將來，且先覆按過去。上次歐戰德國失敗以後，隨著威瑪憲法的頒佈，進步的教育家也起而改革學制，創立教育理論，舉行新教育試驗，一切以民治主義與和平主義為依歸。只因改革太快，多年傳統教育所造成的國民性，不能憑新教育於旦夕之間加以更變。舊理想與新教育正在互相衝擊摩盪

之中，又加以國際政治上的種種刺戟，造成國民情緒的不安。希特拉利用時機登高一呼，便取得政權使德國政治與教育哲學復回故轍，又變本加厲，釀成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今後軸心國家的教育能否改變黷武好戰汨沒個性，盲從領袖的斯巴達式的極權主義，走向民治主義的途徑，那便要看他們戰後改革教育的步驟如何，以及戰勝國組織世界新秩序對待戰敗國家國民的態度如何來決定了。說到戰後的英美等國的戰後教育，仍將以民治主義爲依歸，這自然是無可置疑的。可是遠識的英美教育家們，從此次戰爭最初的挫折，必將感覺他們的教育與訓練有重新檢討的必要。他們也必感覺到此次戰爭的勝負，並不完全取決於兩方人民的教育與訓練。資源的多少，兵員的多寡，也應該計算在內。因此可知將來的勝利，並不完全是教育與訓練的勝利。不但如此，經過此次戰爭，民治主義的教育，還不免暴露種種弱點，即如組織的比較鬆懈，行動的比較迂緩，個己幸福的過分重視，甚至犧牲精神的缺乏，都是美中不足的表现，在將來的教育上有加以矯正的必要。原來在此次戰爭以前，在民治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有許多教育家已感覺此種教育的弱點，起而加以矯正。所謂“Social Frontier”一派的教育運動，即爲矯正此種偏重個人主義的教育的積弊而起。經過此次戰爭的考驗，我相信英美教育也必定要對於「紀律」、「組織」、「義務」、「克己」、「犧牲」等等觀念，多加注重，而使傳統的民治主義的教育，得着相當的修正的。

此次大戰中聯合國勝利以後中國教育應採如何的方針呢？在答覆此問以前，讓著者再回溯上次大戰以後中國教育思想演變的一段歷史。中國教育自從清末改革以後，一直到上次歐戰爲止，雖然宗旨屢有變更，但是愛

國主義爲一貫不變的精神。當時的教育家們都想假教育的力量，變法自強，漸雪國恥。這種精神到上次歐戰以後突起改變。因爲當時德國的失敗，英美有許多教育家都歸咎於德國的教育；他們認爲德國的教育，注重權威，注重訓練與組織，注重民族國家的利益，和英美教育的注重自由，注重興趣，注重個己自我表現與世界和平主義不同，正是戰爭勝負之所由分。恰巧當時中國的教育是主張發憤圖強，犧牲小我，效忠國族的教育，精神和德國教育比較接近，却與美義教育異趣；加以當時國際和平主義正是高唱入雲，似乎將來的世界，永爲和平理想和國際正義所規範，戰爭將永遠絕迹，雖弱小國家，亦將取得和平與正義的保障。其時中國的教育界因爲對於時代這樣的認識，便毅然改變了過去一貫的教育方針，對內變爲崇尚個人自由，對外則憧憬於國際主義。以致從民七到民十六十年之間，學風大變。對內則紀律鬆弛，不能成爲有組織的國家；對外則幻想和平，成爲精神上和物質上解除武備的國家。直到國民革命奠定政權以後，這種個人主義和理想的國際和平主義的趨勢，才漸漸矯正過來。可是因爲教育哲學的錯誤，已使中國之成爲有組織能自衛的國家至少耽遲了十年，而於此次神聖戰爭中食其後果。這是一件極可憾可惜的事！這次大戰以後民主主義又獲勝利，今昔情勢，頗相類似，過去這段歷史，也許有重演的可能。可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決不能任其重演！軸心國家誠因過分注重組織訓練，過分汨沒國民的個性，過分重視國家民族的權益而失敗；但是我們中國還是一個組織沒有完成的國家，我們却無庸過慮組織機械化。我們個人的思想和行動還是太嫌散漫自由，我們却無庸害怕過於嚴格的訓練。我們的國家，還是太缺乏國防和軍備，我們

的人民，還是太重私利。我們此時也還不致因過重國家民族的利益對外黷武好戰，對內犧牲個人。因此我們將來的教育決不能忽視組織與訓練，也決不能放棄民族的本位。我們當然也崇尚民主主義的理想，當然也祈求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但是必先養成守紀律負責任的國民，纔具備真正民治的條件，必先得完成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在將來新國際組織中，才能成爲一個有力的單位。我們必須檢討過去，預測將來；外觀世變，內審國情，建立一種合理的自主的教育哲學，作今後教育實施的南針，才不致俯仰隨人，再蹈上次歐戰以後的覆轍。如果著者以上的分析不錯，那麼今後我國的教育哲學既不應採取軸心國的極權主義，也不應完全摹仿英美式的民主主義，而將以折衷於善羣與修己，組織與自由，訓練與興趣，民族與國際之間的一種健全社會哲學爲依歸。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以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相界相成，使民族主義不致流爲極權主義，使民權主義不致流爲偏重個人主義的民主主義，使民生主義不致流爲空想的國際共產主義，正合於這種折衷綜合的社會哲學的條件。今後的中國教育哲學無疑的應該是以三民主義爲基礎，演繹而成的一種系統。這系統的完成，便是今後中國研究教育哲學者的使命了。在這勝利快要來臨的時候，歷史不可重演，教育必須改造，讓我呈獻本書，作爲建立中國教育哲學的一種參考。

吳俊升

三二八五·重慶沙坪壩寄廬。

蔣序

教育哲學一個名詞是很廣泛的。一個人本他所懷抱的哲學討論教育方法的哲理如杜威的「平民主義與教育」是。集諸家的教育哲學，撮其大要，闡明諸家的思想，使讀者明瞭諸家學說之派別，鳥瞰全局，山脈河流，瞭如指掌；這是本書所討論的教育哲學。

教育哲學之派別，實根據於各家不同的哲學而起。不知諸家哲學的背景，即不能明瞭諸家的教育哲學。吳君此書，先將哲學問題加以討論，使讀者先知哲學之性質和派別，然後討論教育哲學。識源別流，條理分明，實爲有志研究教育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近年以來，吾國之研究教育者，未能於本國和西洋重要思想及學說上站住脚跟。以致我們研究教育的同志們，常遭人指摘。但看吳君此書，其中教育學派之倡導者，那一個不是在重要學說上站住脚跟的呢？

我讀過吳君所著教育哲學以後，覺其思想的清楚，文字的暢達，傳述的忠實，實爲近年來出版界不可多得之書，謹識數語於卷首，以爲介紹。

蔣夢麟序於北京大學。

自序

這本書乃是著者近三年來在北京大學擔任教育哲學一科的講稿。本來講壇上供少數人研究討論的材料，卻也無公開出版的必要。只因爲圖得自己以後教學的便利，又因爲在出版界關於教育哲學的著作還太少，能有一本書來破一破這沉寂的空氣，也是拋磚引玉的意思，所以著者便把這部淺陋的著作給公開了。

關於本書的內容，在此地無須贅述；但是在把這本書呈給讀者以前，著者卻有幾點意思，希望與讀者得著公同的了解的，應該在此地說一說。

第一，關於體例方面，本書是從哲學問題的派別的敘述，歸結到教育的應用的；其目的在於把哲學與教育的關係，整理出一個系統，使得讀者對於教育的一切重要的理論和實施，都能明白其哲學的基礎而獲得一種批評的眼光。這種體例，乃是著者的一種嘗試。這樣的治教育哲學，也許有人嫌其偏重哲學而忽略了教育本身的體系。可是這部書，當初本是爲著教學的用處寫成的，也是爲著指導初學的門徑而出版的。著者認爲對於初學者指導教育哲學的研究，若是不先從淺顯處把教育的哲學基礎指示清楚，然後再回到教育本身的問題，恐怕結果不是只講了「教育」，根本未接觸到「哲學」而成爲「教育原理」的重複品，便是「哲學」和「教育」兩方面的

觀念，都牽混不清。爲避免這種困難，所以著者從教育哲學的三種可能的研究程序中，決定採取了第一種程序而使本書的體例成爲現在的形式。（參閱本書第三章乙項）依原定的計畫，在書中現有的兩編而外，本有第三編，想系統地評述各派教育哲學的。後來因爲恐怕過分加重本書的分量，又恐怕這第三編的內容，必不可避免的與前二編有重複之處，所以便省略了。著者很想保留這一編，另成一部專書。

第二點要向讀者說明的即是本書的內容，大部分是各派哲學及其教育涵義的分析和評述，著者並沒有發表他自己的教育哲學，雖然在批判時，曾憑著個人的見解。這本書在搜尋、分析、整理和組織上，雖然費了不少的功夫，可是嚴格說來，還可算是「述而不作」。這固然由於著者學問的淺陋，在此時還不配有他自己的體系，可是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本書的旨趣，原爲教育界有志研究教育哲學者指示門徑，不在發抒個人的學說。著者認爲一切學問的傳述，在初學者對於它的內容和派別未有基本的認識以前，如其只限於一個系統，一個家派，使初學者的思路囿於一隅，不得開展，是不合於教育的原則的。著者所以在本書中不自標體系而羅列衆派，正和他不願採一家一派的教育哲學的著作爲教本，是出於同一的理由。

可是各派哲學的比較敘述，也不是漫無歸束的。每一個哲學問題的各種解答，書中都會就其對於教育的影響，加以批判而得著一個暫時的結論。這種辦法，也許是不智的；因爲哲學問題的聚訟，本是永無休止的，豈是片言可決？不過著者這樣辦，也還有其教育上的理由。凡是關於學術問題的討論，在各家學說的客觀的分析和敘述以

後，聽衆或讀者總是要追問一個結論的。爲了滿足這種智識上的要求，著者認爲就其學力所及，用公正不偏的判斷，下一個臨時的，假定的結論，藉以指示可能的解決途徑，是應該的。並且從教育立場說，教育兒童乃是迫不及待的事，而關於教育理想，目標，甚至方法的決定，都與哲學問題有關，我們不能靜待哲學問題爭論的解決，再定教育的理論和實施。爲著教育上的需要，對於這些有關的哲學問題的紛爭，設想一種暫時解決的辦法，以爲教育實施的“Working hypothesis”，也是應該的。況且，教育哲學對於教育的重要使命，不是正在於此麼？

因爲這種種的考慮，所以著者對於每種問題的解答，都加以批判而得了一個臨時的結論。至於批判的標準，乃是依據各派哲學在教育的涵義上的相對的得失，而不是依據任何一派的獨斷論的。因此批判的結論，便免不了折衷調和的性質。這種方法，各派哲學家也許都要以爲未得其平。尤其在這個一切都趨向獨特，厭棄平凡的時代，這種方法，也許更要引起一部分的人的不滿。可是讀者如其仍從教育的見地來考量，著者對於這種批判的方法，便也無需乎再加辯解了。

以上是著者關於本書的體例和方法上的一點說明。關於本書的內容，著者也有一句話可以贅說的，即是在學派的傳述上，凡是他所提及的觀念，都是他自己所了解的；在學派的批判上，凡是他所發表的見解，都是他自己所確信的。這一點「知識的真誠」，可請讀者放心。至於書中錯誤或不妥之處，因爲個人學力所限，或在所難免，倘承高明指正，最所感幸。

最後著者對於書中所稱引的學者，都應該表示敬意和謝忱。尤其要特別致謝的，是杜威先生(John Dewey)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以及他的學派。杜威先生的著作，對於著者的影響很大。四年前在巴黎得有機會會晤，並承他當面指教，獲益尤多。涂爾幹和他的學派的社會學與教育學的著作，使得著者見到教育哲學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對於著者知識上的造就，所關甚大。都應該特別感謝。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曾經閱過本書原稿，有所指正，並承他賜序；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孟憲承先生對於著者甚多啓發，關於本書內容，曾經數次賜函指正；北京大學教授湯用彤先生也曾閱過原稿，有所指正，著者都應在此誌謝。

民國廿三年十月一日。 吳俊升

目次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哲學的對象及其性質

甲 哲學意義的歷史的考察

知與行的問題——科學和哲學的分野

乙 現代關於哲學的幾種概念

傳統的概念——實證主義者關於哲學的概念——哲學的第三種概念

第二章 哲學與教育的關係

甲 哲學與教育的關係的歷史的考察

哲學的發生由於教育的需要——教育的理論和實施都隨着各時代的主要哲學思潮而變

遷——哲學家大都同時即是教育學家

乙 哲學與教育何以有密切之關係